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聽六

臨川

吳澄

述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聽六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  
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  
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右第一章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  
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咲吾不全足  
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右第二章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諷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  
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

右第三章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



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明然而  
後應沉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  
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  
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  
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  
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亦不得類焉亦所愛其  
母也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

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則者之屨無容而愛之  
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尔  
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德六

四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  
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  
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允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  
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  
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  
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  
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  
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右第四章

闔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無六

五

右第五章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吾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卷第六章

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

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  
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聽六

六

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  
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  
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  
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  
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  
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  
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  
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



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  
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  
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

聽六

七

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  
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  
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真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  
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  
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  
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  
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摯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聽六

八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 右第一章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右第二章

聽六

九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  
拘也予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  
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  
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  
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

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  
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錡大



治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  
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  
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  
哉成然寐遽然覺

右第三章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聽六

十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咲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咲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  
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  
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  
吾與汝共之十一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右第四章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  
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咲獻咲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右第五章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剝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  
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  
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卷六

十二

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為巧此所遊已

右第六章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日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  
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  
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夫

右第七章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  
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聽六

十三

右第一章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聖人之治  
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右第二章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獸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矣

右第三章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  
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未田獵狙之便執爨之狗未籍如

是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右第四章

聽大

十四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吾鄉示之  
以大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  
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耒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  
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  
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  
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昧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  
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

聽大

十五

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  
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耒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  
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嘗又與耒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  
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亦虛而已至人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

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七竅七日而渾沌死

右第六章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五卷下

